



她也在想:让你横,让全家人围着你转,让你一个人姓景,让你把所有都占据了。那好,去死!

她被这个“死”字吓了一跳。她又往前走, 安详的微笑浮现在天赐疲倦的脸上。他坐在一大摊血上,说:“姐,我真舒服。”

济宁。福小不能肯定从深圳取道郑州时, 中途拐到了济宁不算怀旧或者乡愁。济宁这地方她去过,天赐满一周岁,父母带他们去寻根。三岁记不了事,脑子里除了剩下一个地名,别无其他。天赐倒是三两年会再去一次, 景侔子带着, 那边的爷爷奶奶只想看孙子。二十六岁那年秋天,福小在火车上想起天赐临死前跟她说,“姐,我把景给你”,决定去济宁看看。爷爷奶奶应该还在,因为她没听到他们过世的消息; 也可能已经不在,天赐死后,景侔子也不再回济宁,相当于断了消息。景侔子怕父母问,咱孙子咋样了;他们知道天赐死了也问。不孝有三,无后

他抬头望着星空,想寻一颗福星:每个人逝去都要汇入星河,有的微不足道好似尘埃,有的化为明亮可辨的大小炽亮,夜夜注视人间。他相信吴院公就是一颗明亮的星辰。似乎寻到了, 东南方,高处,一颗大星。他盯住那颗星,脑海闪过一句询问:“公子,请如实回我, 为什么吴院公一直不来这里?”这是大公柔怯而又执着的一问,是她在那个夜晚发出的。她在问终生不解的谜底。他至今记得她的神色、她仰起的长颈。今夜,他对自己当时的回应记得清晰:一座府邸沉冤未雪;还有,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

他这会儿仍旧难忘万玉大公听到回应的神情,深深的宽慰。而现在,这一刻,在剧烈的颠簸与震荡中,他终于找到了另一种回应,这应该是更为确凿的答案: 吴院公之所以没有迎着万玉大公的召唤而去, 正是因为随着时光的推移,已经对河西目睹太多、知晓太多。啊,老人将那件沉重的信物交还,其实等于最后的谢绝;那是一次无法更易的辞别。

他身躯挺直,差点从车上站起。一颗心猛烈撞击。他抓紧车子。“老院公啊,我何等愚笨莽撞!不过是一场‘北煞风’而已,竟吹得我两眼迷蒙,昏头昏脑!”

曙色出现,新的一天到来。车子在晨光中击打起一片烟尘。丘陵地区的村庄还在沉睡,只有几声鸡鸣。这里贫瘠苍凉,像所有山地一样。憨儿问是否进入村庄,舒莞屏想了想,说天亮会出现营地哨卡。一个钟头之后,果然有手持弯刀的兵士出现。头领看过文书和腰牌,一边吩咐回营禀报,一边派人引路。一行简单用过早餐,携上饮食匆匆上路。营中派了两位兵士随行。

为大, 景侔子没脸去见大油篓巷老屋里的爹娘。想天赐和济宁的爹娘时, 他就到午的肉摊子上买五花肉, 回家结结实实焖一顿红烧肉。

关于济宁, 福小知道得比北京还多。离家之前,全世界对她来说只有三个城市:河对岸的淮海、山东的济宁, 以及贵为首都的北京。从育红班开始,老师就挥着两手说:“同学们,我爱北京天安门,预备——唱!”景侔子对她和弟弟把济宁城的每一块砖头都讲到了,吃过红烧肉还要对姐弟俩背家谱,一直背到唐朝去。

景家的祖先和大诗人李白是哥们儿,李白你们都知道,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,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你们的老祖宗也是大文人,差点考上了进士。东西?进士不是东西,是个文凭,也是级别和职称, 反正考上了就是大人物。咱们景家的祖宗虽然不是进士,但在济宁城里照样是大人物,要不怎么会和李白成好朋友呢。李白在济宁住了二十三年,搬了八次家,有六次都是你们祖爷爷给找的房子。李白传世的诗文九百八十余篇,跟咱们山东老家有关的诗文就有一百篇。我听你们爷爷说,多少年前咱们家还有李白的手稿,用毛笔写的,搬家搬丢了。具体是哪首诗我记不得了,长大了你们自己找。

还有戚继光, 福小的历史书上学的打倭寇的那个,他就出生在你们老家微山县鲁桥镇西大运河里。不是生在水里,是在运河的船上。他爹是江南运粮的把总戚景通,带个“景”字,可能跟咱们老景家也有关系。明朝嘉靖七年闰十月初一, 戚把总携带妻女押运漕粮, 天黑了船停在鲁桥镇西,半

夜,戚继光他妈肚子疼,就生下了戚继光。戚继光长大后,抗倭,把小鬼子打得嗷嗷直叫。

还有,虎门销烟的林则徐,也在咱们老家当过官, 官名叫济宁河道总督。天赐你老是忘,就是管运河的。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,济宁的运河比石码头这运河名声大多了。明朝永乐年间,因为漕运搞得好,济宁被称为“运河之都”。咱们老景家祖祖辈辈住在济宁城里,当过官,发过财,写过书,逢年过节都到太白酒楼吃饭。福小你忘了? 太白酒楼,爷爷奶奶还带你们去看过。福小说,才三岁我哪记得住? 又没让我和弟弟在那里吃一顿。

再次站在太白酒楼前, 福小怀疑三岁时根本就没来过济宁, 父母只带了弟弟; 那种生冷的陌生感让她充满了深刻的自我怀疑和否定, 仿佛揭了骗局的谜底。就算在梦里她也没见过这座著名的酒楼, 但她还是请人帮忙跟太白酒楼合了个影。太白酒楼显然开了个坏头, 接下来的景点和古迹无论多么耳熟, 都无法把她从怀疑和防范的情绪中矫正过来, 包括大油篓巷和打绳街。

她在两条街上转悠了半天, 几乎是数着砖头和石块来回走。街不长, 她有足够的时间把每一家都看清楚。爷爷奶奶在大油篓巷,她盯着每一个老头老太太看。白发苍苍的,腰弯成了九十度的,拄拐杖的,坐轮椅的,坐在门口十分钟都不转动一下眼珠子的,背着手若有所思地散步的, 他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她的爷爷奶奶,每个人也可能都不是。福小一点都不想走过去问:您姓景吗?这有悖于下火车时的想法;那时候她想, 她应该代表天赐来看看景家的祖



张炜 (连载 102)

白石镇的轮廓渐渐清晰。太阳落山之前,昏沉的光色中驰来几匹马,是大营的人。有一位圆脸都尉下马施礼,迎接巡督大人。车马急急驶向镇子。迎接的并非将军本人,而是一位副将,说万东将军已在打马回程。舒莞屏不待一行人安顿下来,即对副将简要言之: 事务紧迫,请速将舒府一干事体细细呈报。“哎呀,这么急哩。大人稍洗风尘,里面说话。”副将引舒莞屏进入一间屋子, 面色怵然, 说:“那个府邸的事只待料理完毕,即报府上。进项编目清楚,断然不敢马虎。”“人在哪里? 如何处置? 有无杀伤损伤? 一一道来!”舒莞屏口气冷肃。副将皱眉:“这个,死人是自然的。府墙厚实,兵丁骁勇,我们死了十几位弟兄。那个舒老爷瘫在榻上,还是让他吃了几刀。女人尽数拴来, 七个姨太跑了三个,剩下几个使女杂役。”正说着,有人手捧册簿进来。舒莞屏接过,越过前面的物品详单,只看下面的女人名录。一共二十余位,包括四位姨娘,没有奶娘花婢! 他手指名录一一询问,对方吭吭哧哧答不周全。“她们当中可有一位‘奶娘’?”“啊,那个奶娘呀,记得在哩,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子。”舒莞屏站起:“人在哪里?”“许是在押哩,她和三位姨太还在。没受多大苦楚,大人放心。”副将绷紧的脸上稍有和

缓,弯身问道:“莫非府上大人亲自过问不成?”舒莞屏冷冷一句:“莫要多言,立刻带我去见!”

副将搓手:“巡督大人, 这着实有些急了,可否稍等将军?顶多半个钟头。哦, 大人一行俱已安置,备了一点薄酒。”舒莞屏不再言语,先自跨出屋门。天已黑透,院外有火把燃起, 接着传来一阵嘈杂。副将两手耆着出院。舒莞屏发现人声平息, 火把在稍远处晃动。过了一会儿,朱砂滚子万东将军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走来, 远远拱手。

舒莞屏向独眼将军还礼,无多寒暄,单独叙谈。他再次提出即刻去关押地。对方抚一下左眼遮罩,打个愣怔:“她们一个都不会少,造了名册呢。”“那就着人引路吧。”

六

三位姨娘分别关押, 其余混在一排厢房中。奶娘花婢不在名录。舒莞屏断定还有别的女人被瞒下。他见到三位姨娘,两位尚能回话,最小的一位浑身战栗,已无法站直。她们随时被提审问话,有时押走一天一夜, 放归时目光呆滞,汤水不进。“姨娘受苦了,我来得太晚!”舒莞屏深感痛楚,未能多言。三位姨娘斥骂“匪兽”“畜生”“虎狼”, 哭诉顿足。“屏儿不

宗。现在她不想让他们知道她是谁,让他们和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过得一样安宁平静也许更好。她代表不了天赐。天赐说,姐,我把景给你。福小在每一个老人的对面坐下来, 努力让自己对他们微笑, 给我也没用——秦还是景有意义吗? 我不知道这些牙齿掉光了的人都姓什么。她对他们再笑一下,站起来,走到下一个老人对面坐下。她看见积攒了多年的微笑从自己的两个嘴角慢慢浮上来。

如果这也算回忆和怀旧, 那她对可以追溯到李太白身边的景家列祖列宗的乡愁,到此为止了。福小离开济宁,转车去郑州。

初平阳在这个专栏里写道: 当“回忆”变成“怀旧”时,就已经在“审美”了。

福小不知道这样的结论是否科学,她对“审美”的确切含义也不甚了了,但她本能地觉得这句话看上去很美。不过,以她多年来的经验和反省,也许怀旧还有另外一个面向,那就是敢于正视,好的坏的,你都得迎上去。你不可能永远躲避和逃亡。她把初平阳的两篇专栏同时摊在面前,《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》《到世界去》,她的目光从这个标题转到那个标题,再转回来。几经反复,她觉得这其中貌似相反的路径其实是通往同一个方向;起码对她来说如此:心安处是吾乡,心不安处更是吾乡,心安与不安,同系一处。

喇叭在左上方咔嚓响一声, 高天在里面清了一下嗓子。

“没人呀,福小,”他说,又清一下嗓子,“我让小关去买王老吉了,替他一会儿。”

福小继续盯着报纸看。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 56)

蒋存驴他娘喊:“都别胡来! 请师师为主。既然把他表舅请来了,就一切都听他表舅的。”

蔡表舅扶扶黑洞洞的眼镜, 对安北斗说:“安主任,对不起,你也辛苦了,半个月熬得一晚上只眨一两个小时的眼皮,我们都看在眼里,休息去吧! 我想给本家亲戚开个会。成不成,明早见分晓。”

安北斗对蔡表舅拱拱手,还作了个揖,就离开了。可他到底还是不放心,他们会开什么会呢? 一旦有过激反应,自己总得掌握情况吧。他就悄悄卧在灵堂外面的一个土坑里,静静听着里面的动静。

蔡表舅先是咳嗽了两声, 然后说:“我知道你们不满意我跟政府的谈判条件,想多挖抓几个。我也缺钱,你以为我不缺? 多挖抓几个,按规矩我是抽的头子钱,也会多分几个,何乐而不为呢? 可我们要看大势啊! 不懂大势你都活的啥人嘛! 你们都说,是脸面重要还是钱重要? 我知道,每个人嘴上都会说脸重要,可实际肯定都觉得钱重要么,尤其是现在,隔手的金子不如到手的铜么! 我给你们算个大账, 就按你们狮子大张口的四十万、五十万,即使最后能搞定,那不得给表姐留大头? 就算大家闹着有功,来了大小一百几十号人, 一人分个几百块、千把元,咱是要一个大大的名头好,还是要这点钱好? 蒋家祖祖辈辈就是给人家放牛、烧炭、挖煤的,今天突然出了这么个人物,不觉得麻子脸上都放光彩了吗? 咱们现在灵堂里都是本家,我打开窗户说亮话,存驴平常是啥人你们都清清楚楚。要不然咋都喊成‘狗日的叫驴’了? 不是这件事,你们谁还愿意承认叫驴是亲戚? 我表姐刚还说,这些年连过年都没人到家里来往过。连我也一样,提起来都嫌丢不起老脸。不怕表姐在,你们都说说,北斗镇附近十里八乡,谁不骂、谁不恨他? 连你们这些亲戚,恐怕平常也是牙帮骨挫得嘎嘣直响,恨不得拿石头塌、用屎尿棍打地要跟他刀割水洗。可老天睁眼,咱家娃娃突然不轻如鸿毛,要重如泰山了! 县政府都要给荣誉、给旌表了! 你们却还在那点钱上斤斤计较,看看你们这点出息、这点眼光。现如今我跟政府在谈条件, 要求给他立丈二高的纪念碑,这是存驴的碑,也是蒋家满门亲戚的脸哪! 蒋家啥时这样在镇上、村上活过人? 蒋门历史要改写啦! 看看你们,都是啥神气,人家安主任亲自把人从山底下背上来,你们就能推人家、搯人家、背后踢人家响尻子,还要把人家鼻子硬朝棺材缝里摁,这都是蒋家人干的事? 人臭了, 这么远闻着都发恶心,还准备朝哪一天放? 你们都表个态, 如果不同意明天下葬,我连夜走人,你们另请高明,我伺候不起这门烂亲戚! 已经从清明熬到谷雨,小心一吊熬成八百了。我蒋家这些大小先人哪,可不敢长虫尻子没深浅,都活成一帮糊涂蛋了!”

蔡表舅把棺材板拍得嘭嘭直响。

安北斗直到这阵儿,才松下一口气来。他翻过身,朝天上一看,今晚的天空特别蓝,蓝得星星都像小电珠一样像是精心布排上去的。要是手边有个相机就好了。可他实在疲乏得有点撑不住,就闭上眼睛睡过去了。

30 杨艳梅

杨艳梅借调到县医院,是她爸一手办的。

她在卫校的几个同学都在县医院上班。本来她也是可以早去的,但那时遇见了安北斗。整天想给女儿找个好女婿的母亲一眼就把人看上了。个头长相都不错,又有大学文凭,将来肯定前途无量。那时她妈老说:你爸才是个农技学校中专生,都提了站长,北斗咋还不混个镇长。再努一把力,弄个县长都是有可能的。她妈唯一不满意的,就是他家在农村,父母都是捏锄把的。这样的穷亲戚,容易沾到手上抖不利。为这事她妈还专门去北斗村看过一次,发现安家虽是农民,却是勤劳人家,养猪养鸡养羊的,日子过得特别殷实。光房梁上吊的腊肉都四五百块,这就是农村富裕人家的基本象征。她妈就撺掇她主动跟人家多接触。那时安北斗还有些踌躇满志的样子,整天背着照相机和一个大炮筒子,动不动就上山观测天体去了,似乎对她还没太在意。这对她甚至产生了不小的刺激呢。

她打小就被誉为“美人坯子”,在地区卫校也是校花级人物。可惜几个男护士她一个都没看上。之所以毕业了到北斗镇,也是因为她爸想逐渐把她从镇卫生院转岗到行政上,嫌做护士没出息。其实这事跟上一任书记都说好了,可书记出了事。南归雁一来,又一切按规矩办,搭不上茬,加上她对安北斗也越来越失望,就一气之下借调进城了。

县城是她特别向往的地方, 要不是为朝行政上转,她早去了。现在孩子由姥姥带着,自己也利索,说走就走了。对安北斗她确实有些失望,用她妈的话说,越看越是毛桃子大个核,没多大发胀。

(未完待续)